

Lake ice wind

流冰湖畔的风声

龚栋杰/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流冰湖畔的风声

龚栋杰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冰湖畔的风声 / 龚栋杰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190-0852-9

I. ①流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7601号

流冰湖畔的风声

作 者: 龚栋杰 著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李 民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邢海燕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3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

1/32

字 数: 187千字

印张: 9.75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852-9

定 价: 35.00元

(一)

每间屋子里都藏着特有的寂静，简单且单调，仿佛是寄生和凝固在其中难以除去的垢渍，它绝不仅是某一处、某一地的某间屋子，它是流动在江湖的蜗牛之壳，无处不在，无处可逃。

我面对着它，却从来不知道它在想着什么，不知它如何思考。

它永远是临危不乱的。

在这样一个令人想呼救又甘愿顺其自然且将蓝天与你分隔的处所，轻柔的回声将会在贫瘠的赖以生存的空气绽放，把一个走火入魔、爱武成痴的人紧紧地、静静地摁住。

无声将是对渴望的眼神的全部诠释，这味道，恐怕便

是冬日里无望的酒，我能理解这种无声是如何将往昔与情欲变成冻土的，因为我也是这无声的一部分，可是，就像停落在窗台上的白鸽，我总要飞走，而天空的故事又总有落幕的时刻，因此一定会有那么一间屋子，将仅属于琴声和暖炉。

有一天，住在屋里的人也要离开了，将屋子拆卸于包裹之中带走。窗子外，雪花如绒，冷风玩弄着地上的落叶，来来去去。我不感到冷，还是用那色彩斑斓的围巾裹住了脖子。一样东西，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提醒着你今天并不陌生。

如果说，屋子是一幅画中的山岩，那么窗则不同，它是水流，永远在动，透过一扇窗，你能瞥见许多令人惊喜的面容，马匹，行人，野猫，笨狗，谁也不会注意到你的注视，正如没有人会注意到繁星与苍鹰的掠过一样。

窗如眼，常有惊喜，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它不是唯一的，有几扇窗面朝澄如明镜的湖面，冷风穿堂而过，是迎风而来的欢愉和对平息的相逢的原谅。

那是一条船，从窗外的景色上的一点渐渐扩散，一丝丝驶入这全部的世界。

船来了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江湖的尽头是海洋。

当风帆遮住我的瞳孔，身后事便成了此生的序曲。

我不在乎它去向何方、在何处靠岸，我只希望，有一天它能回到起点。

(二)

大漠的风，犹似藏在海螺里的声。

狂野，却郁郁寡欢，任它肆虐，逃不出这片金黄。

这只是无数长夜里的一个不完整的梦境。留下的是驼的脚印。影子在游。

她看到孩提时代的自己，雀跃着，回头羞涩地朝自己笑着，那双眼里的晶莹，犹如明月浸于清茶。她越跑越远，留下的脚印越来越长，就像不经意的一笔，画在了这纸上。风沙令双眼变成一道弯弧，棕色的骏马屹立在夕阳的那头，垂着首，凝视着她。孩提的自己在无垠的画卷中是那么的渺小，一眨眼便可能消失在视野中。

不知道夕阳的那头，会有些什么。

当湛蓝的海水从天边涌来，戈壁草长莺飞，炙热的沙石被冰流灌溉，大漠幻化成海洋。

有一条可以捧在手心的小船。

这是她的礼物，伴随了她很久，几乎从她有记忆以来它便存在了。从她父亲的手心扬帆，此后它便在陆地上漂泊，在她蓝天的枕头上靠岸。她对它是熟悉的，木匠不小心留下的瑕疵，船帆上绣着的花纹，还有它特有的木料香气。它经历过很多，在某个角落里长久地停泊过，摔碎过，被其他

的孩子偷走过，也曾磕磕碰碰留下划痕，赠予他人，受潮，曝晒。它也见过许多人，有的死了，大多还活着。随她到过许多地方，它的足迹，比许多人再多活百年都要来得多。捧它的手掌变大了，一天天修长、白皙，它也一天天变得脆弱，细小的桅杆断了不少一次。

它的身躯从未在真正的水流中漂浮过。

有人说，无论是船，还是海，生来便是过客。

她睁开眼，已经清早，鸟鸣啾啾地响着，她趴在床榻旁睡了一宿。床榻上的人，是她的兄长。

辛炎沉睡中，安详的面容仿佛刚刚褪下沉积已久的疲倦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有的是一时的，几经波折，失去的，又以某种形式重新获得，有的则是一世的，失去了便是失去了，再无余地。

他已经卧榻了三年，三年前的一个雪夜，杀意夹杂着雪花在凛冽的风中，以刀锋的咆哮一次次掠过他的咽喉，无名的刀客们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，却未能要得了他的性命。

然而，他也因寒风与毒药失去了双腿。

有时候，以某种不完整的方式活着，比死亡更需要勇气。这三年来，他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除了少数至亲和知己，他避不见人，他不愿让任何人看见自己日益消沉的一面，他不愿让自己失望，也不愿让他人失望，包括他的敌人。

有些人无论陷入怎样的处境，总是令人感到力量，他便是这样的人，在人们眼里，他永远不会是一个没用的废人，他的话依然是不可违背的，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干净。

只是他深渊般的眼里多了一丝失落。

他也醒了，在她水灵的注视下，他微笑，感受着清晨第一缕的清涼。

“阿旎，屋外天晴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冬至快到了？”

“快到了。”她轻声说道，“还有几天。”

“你担心我？”

她摇摇头，微笑说：“不担心，只是难得见你睡得这么安稳。”

在清旎的心目中，躺着的人，她的兄长，更像她的父亲，从小到大，他总是呵护着一切。他懂事得很早，像他的父亲一样睿智，总是可以独当一面，但也如他的父亲一样，始终没有学会谨慎，他总是大意的，他总说，随他们去吧。在他看来，大意使人自由，即便死，也死得畅快。

辛炎道：“小时候，你话很少，少到大家都以为你闷闷不乐有心事，大家所虑，无非是怕你不快乐，其实你只是不爱说话罢了，从小到大，你总是这般安静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，很远。

他现在能做的，除了像一个死人一般躺在这床上，就只剩下思考了，每一天的每一刻，他把一切都寻思了无数遍，翻了无数遍，滴水不漏，然后剩下的只有无趣了，他什么也做不了，也不想做。

又是许久的沉默，辛炎说道：“我羡慕你，不知何时，我也累了，我希望一切都跟冬天一样，白茫茫一片。”

在他看来，清旒如一簇灯火，清静而明亮，几乎从他懂得何为无奈以来，他便一直羡慕着这份清静。

他的确累了，别人说什么，他都听不进去，别人做什么，他也毫不在意。想说的话，更多的时候也咽了下。

如果可以，他也希望自己是聋了、哑了，用无声换一双腿，如此方可云游。

此时，有人轻敲房门，低声道：“帮主。”

一声轻唤，令他心中一阵叹息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辛炎，他在心中自嘲地念着自己的名字，这藏着他的归宿的名，将他带向了孤独。

他突然攥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阿旒，还记得那条小船？”

“记得，它一直在。”

辛炎欣慰地笑了笑。

清旒曾不止一次劝过他，离开这里，去做他想做的事，可当无数人的命运与他息息相关的时候，世事总是变得不

可违，他不能，他的不快是许多人能够安逸的保障，作为帮主，他是不易的，也是无奈的。他本以为，有朝一日自己卸下这份重任便能自由了，如今他卸下了，清旋成了帮主，可他的自由呢？

“让他进来吧。”辛炎对清旋说道。

屋外的人进屋了，是唐引。

他是小院里最忠诚、最可依靠的人，飘忽不定的行踪是他的生活方式，没有人能约束他、命令他，和这样的人，连商谈的余地都没有。

小院的敌人对他的畏惧甚至高过对黑暗的恐惧。

清旋离开了，轻轻地关上门。

唐引拉了张椅子，坐在床边。

辛炎苦笑：“我们应该是多年的老友了。”

唐引点点头。

“你每来见我一回，我便消沉一分。”

“我只是想和你叙叙旧，说说旧事。”

“你的旧事已经说完了，我也听完了。”

“你不想见到我，但这由不得你。所以我每次来时，都会带些酒来，不说话总得喝点酒。”

唐引每次来，都会带酒，但他从来喝不了几口，其实，他对酒是厌恶的，他只想用它来打破万物间的关联。

时间是有箭头的，唐引痛恨这箭头，有那么一丝丝的柔

和的醉意，他便感到自由。

屋外，清旒走向竹晴屋子，她依旧睡着。

清旒总是小院醒得最早的，醒来，她总会去看一眼睡梦中的竹晴，这个习惯由来已久，至于为何，她自己也不清楚，只是这么做，让她感到心安。

她突然想到很久之前，在她们到过的一个地方，港口像只慵懒的猫蜷缩着依偎在一片湛蓝边，还有一条长长的船，船上摆满了各种用兽皮兽骨制成的物件，并不骇人，倒是十分温暖。船上只有她一人，烛火在黑洞洞的船舱里开垦出一丝光亮，清旒在等着其他人回来，她把如雪的刀摆在了桌上，用绫罗擦拭着滑润的刀面。船停泊在岸边，在水波中摇动，在这烛火外是充满危险的，竹晴嘱咐她，一定要在这里等着，那么她便会等着，无论发生了什么。岸上的西夏人出卖了他们，一条小舟驶向了这条船，这一幕，清旒从通风孔看得一清二楚。她感到了一丝慌张，实在是不可思议，她寻思着，慌张的感觉是奇妙的。她不怕来者，不怕因此可能带来的后果或死亡，可这慌张的感觉却是实实在在的像乱云在她心田飞卷，不受她所控制。那小舟上，有三个着兽皮大衣的壮汉，他们的脸上涂抹着怪异的图腾。火光透过小孔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一个壮汉叫嚷着，猛然拉开一张短弓，锥形箭在呼啸声中穿透了船板钉在到清旒身旁的柱子上。箭尾的颤动声还在萦绕，在这一刻，她似乎明白了这慌张源自何

处，她开始胡思乱想起来，这条船会否自己游走，游向远离陆地的某个地方，一个时辰后，院中人是否会回来，竹晴是否会回来，她生怕自己会变成脱手的天灯飞走，和陆地上的人分割，渐远，但一方面，她又想着，这条船会不会被这几个蛮人烧毁，那么她将永远留在这岸的一侧，她需要一条船，因为她想念一个朦胧的人，在蔚蓝的另一侧，这迫切如同深夜里的烈火般猛烈。

屋里，辛炎与唐引谈了许多。在过去的三年里，他沉默寡言，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打动不了他那颗死寂的心，可今天他似乎从自己罪愆的坟茔里走了出来，他的眼神中终于又露出了欲求。

“其实，我一直以来，我都视他为可敬的人，我的父亲信任他，我也信任他，即便在那件事之后，我对他的尊重依旧，我试图揣测他，是为了更加理解他，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。”辛炎示意唐引扶他起来，今天，他想喝口酒。

他接着道：“也许我的想法是错的，对他的看法以及他的做法，我也相信他早已明白他是瞒不住我的，他是个聪明人，只是缺了点运气罢了。无论他想杀我是为了得到什么，我都原谅他。不是今天，而是三年前。”

唐引皱眉，欲言又止，神情凝重。

辛炎坐起身，一言不发地履平衣衫的皱褶，当他抬起头时，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一丝憔悴和失意，孤傲像一团火

焰流淌在他的眼眸，当他以坚定的目光无言地对着唐引时，唐引已经明白了。

只有面对孤独时，勇气才有意义。

唐引沉声道：“既然这三年来，你都清楚地知道这个叛徒是谁，为何又令我追查此人？”

“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人总该为自己的渴求做出牺牲，对错都无妨，所以我想让他活下去，可是，倘若你知道了这个叛徒是谁，或者让小院里的人知道了，就算我想让他活，他也非死不可了。他若只为杀我，我不在意，可他不仅仅要我的命。”

“的确。”

“她并非不为所动，其实她只是对一切都充满了爱意。”

唐引心不在焉地喝了口酒，当他沉默的时候，他的一举一动是迷人的，就像孤寂的小巷里灯火下的影子，那是唯一的生命。他突然想到了花鼓镇外的那间小酒馆。这是他第一次遇见她的地方，酒馆是昏暗的，因为主人生平最反感的便是窗，因此无论白昼还是黑夜，酒馆里永远是漆黑的，只有烛光在闪烁。在此间，一切都只是乌黑的轮廓。第一次见到她，唐引是紧张的，他听说过许多关于她的传言，在他心中，一个掌管着别情小院的少女，必然是可怖的。他到了这间酒馆，走进令人惶惑不安的漆黑。无论何人，在这样的漆

黑和嘈杂中，都已经丧失了捍卫自己生命的权利，琴弦像一只无助的风筝在暴雨中疯狂地扑着翅膀，每一步，都迈向未知，然而他渐渐发现，这片漆黑，让他的恐惧死在了血液的茫然中，就像从一个喧闹的世界里沉入大海，当他走到她的面前坐下时，一切都是安静的，他看不清她的面庞，只能捕捉到她眼眸里的微光和发梢上的馨香。

“我思考了很多，我觉得我该为自己做点什么了，我想清楚了。一生中，我自认为未辜负过任何人，这次不同，对错，负人与否，我不在乎。”辛炎拍了拍唐引结实的肩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送他登船，别再回来。”

在小院正门的庭院里，清旋见到了一个步履匆匆陌生的身影，他的肩上驮着行囊，清旋喊他，他转过身，一张略微熟悉的面孔，她认得出来，这是一个长年在外的院中人，她记得父亲说过此人，在她还未出生时，此人便已经在小院了，他的身形还是很健硕，院里的人都叫他铁常，他是个实在的老实人。铁常恭敬地道了声帮主。

清旋问道：“你要回去了？”

“是，冬天快到了，得回去了。其他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我本来打算昨天就辞行。”一年当中，只有到了秋天，铁常才能回到小院住上一阵，像他一样的人还有许多，他们遍布江湖四海，在千山万水之外为小院效命。

小院里的人渐渐少了，并不冷清，只是少了点说不上来的

气息。清旎坚持送他到了镇外，一路上，他说了许多一二十年前的旧事，关于她爹娘的，关于小院，以及一些不为她所知的事儿。这些旧事让她感到疲惫，其中的许多，与她所知并不相同，接纳旧事往往需要一些勇气，哪怕事情本身并不坏。

在花鼓镇外，有一间小酒馆，门前有几棵玉树。铁常在此谢别了清旎，临走前，清旎说，明年夏末时不要自己回来了，把家里人都带来吧。铁常有一个女儿，也已经到了婚嫁之龄，在这几十年中，他的家人从未到过小院，也从未到过花鼓镇，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，江湖之大，音之不传。此地，对他们而言太过危险。

铁常应道：“一定。”

他走得很慢很慢，秋天的花鼓镇，如月夜里的少女般迷人。他的脚步在落叶的身躯上，破碎的叶发出如青瓷般的嘶嘶声，他的心也随之一点点开裂，数十年前，他是一个过客，于此，那些在他看来或许只是短暂的、属于当下的际遇无情地填满了他的半生，并非人生太短，只不过容许醒着的时间太短。他知道，这个他相识了几十年的小镇，他是不会再回来了。

(三)

一个用剑的人，应该拥有一种令人难以自拔的味道，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像诗人所拥有的无可救药的浪漫气息。剑或许不是最适合杀人的兵器，最极致的武学和境界或许也从来不属于剑，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已俘获了我。

他就是这样的人。

当他来到你的视野，没有令人动容的美貌，却能真真实实地让你屏息，他仿佛一眼便看穿了你徘徊在湖上的挣扎，永远穿着那件淡蓝色的锦绣大衣，阳光被他的笑容所牵引，温柔的光闪耀着浓密的头发，即便在他的身后闪烁着朦胧和幽冷的明月的光晕，也一样能给你温暖，像寒冬中摇曳的篝火，柴火的爆裂声的背后，是一尘不染的宁静，油然而生的投入怀中的冲动，时间将如腊月之夜一样漫长。你可以很轻易地忘记他的眼睛、眉毛、嘴角，却绝不会忘记那张脸，你可以忘记这个名字，却忘不了这个人，干净剔透的灵魂仿佛不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更像一缕飘散和缭绕的梦乡。

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叫他骆驼。

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之后，在你独自入梦时，那些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你的脑海中的世界便会有序得多，作为一名

病人，这种有序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我所在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形态，江湖的江在哪，湖在哪，并不重要，须臾瞬息之间，我已不记得从何而来，我也总会忘了如此重要的事，我甚至忘了此刻是哪一刻，因为怕遗忘，所以我尽所能地去追逐旋转中、混乱的发生过的事，这种追逐有时候很真实很体贴，有时候却很模糊，有时候也让人感到绝望，费了很大力气让枯黄的干草变得湿润些，但它们还是会在闪烁中再次干燥起来。我想起了汴京。这是我成长的地方，我熟悉这座城，我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角落，它就像一个小池塘，你可以游到它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它有许多墙，却不会堵住你的去路，许多门，每一扇都为你敞开，会下雪，而且雪景美得令人窒息，却一点也不冷。在金人占领它之前，这里一度是痴迷者的朝圣地，最快的剑客，最富有的酒鬼，深藏不露的疯子，痴情的江湖儿女。

红袖，纸灯，永远闪烁着的柳叶，踏雪无痕。

可是这里却没有留下属于骆驼的足迹，只有一天，仅是白如依山尽的一天，像穿过屏风的飞刀，像画匠手里挥舞的笔。

让我心甘情愿地溺死在这病里。

在那无名湖畔，黄昏将临，我看着他，偷偷地，我不想让他知道。透过门缝，我的目光像一条被波澜推着前行的小舟，滑向我所不知的岸，对于骆驼，我并无所求，许多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不会了解他的，我希望我永远都不会了解他。在